H. H. MU CHINESE LIBRARY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論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

吾雪樓書

何畏秦之忒也秦豈以一璧殺奇士哉

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與夫秦王既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與城璧入而城弗與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請就死于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

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
澠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䧺趙者天固曲
全之哉

楊以諸生
選

傳

興濟伯楊善傳　　王世貞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天而善爲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策事時年甫十七而　文皇帝起義兵則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興覲間　文皇帝即位之明年名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　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

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胝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洪臚寺事、而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百官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

而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得一見　太上頓首而其辭戇然虜始挾　太上請我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爲虜所也先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而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鉀之類以往既至而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詑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一不爲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三十萬而又募中外材

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植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也先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賜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將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

愚知此弊行包買者之所爲也

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郎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剝以數十萬計而太史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適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

做成此事不在掌管矣

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悦曰者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鏃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歸而 上以非初遣亡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掌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其從行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太子太保將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潸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范會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鋼　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與濟伯尋加號守正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勳衛一爲指揮僉事一爲千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軏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

險矣

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疏絀、而明年善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子宗自動衛襲、四歲例奪爲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辯、以巧取功名、而險忮多崖谷、其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 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於謙王文之僇、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善数武云見謙文爲祟、而李實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一中言罷職爲民、

爲李于鱗傳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且緋纑不足以資修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爲之避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髮亂交晉江王愼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側弁

考古文便目爲狂生可哂可哂正恐于鱗未必狂然其文氣足豪矣

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詫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旣以古文辭創起齊楚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員擬象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擴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

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詞于鱗師心而厥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腹靡言閭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許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卽其偏至而不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

略地清淨亦是作文根基

而其文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輙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勢貴不為名計出曹羸馬蹩躠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言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宷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逞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至大將飭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券鞴鞠脆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具有所不能晨興䟃皇揖

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若爲興除覧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多古文辭辭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曷高曷高自洗濯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六府以故得請白揄志嘗觸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眞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寛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黄榆嶺爲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

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
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韙之滿三載贈父寶
如于鱗官母張爲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
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非地外多陽浮慕
古文辭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幾矣亡何其鄉人
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
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
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
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
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搆一樓

田居東眺華不注西邑鮑山曰宅無所涵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旌屏息恭左納履錯於戸余于鱗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録別諸篇及宅文益工不踐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擧小兒楊惪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鴈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伺于鱗間迫起之爲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名者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

察副使常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推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容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五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有父風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王世貞

歷下有李生者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至燕間語及已曩所以貧狀與太夫人事未嘗不欷歔涕下也李生之言曰某也九歲而背先君了二弟方呱呱嗌是時先君子先已娶有子云太夫人爲後室而祖母楊老而昵前子恩某輩長産當孤分呂薄而深覬我太夫人之易嚮也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乎吾乃愛旦夕命哉即二三子之胥顛躓無以報地下于是自誓潔束不一閒戶外事而侍

祖母楊益共謹如新婦時蓋八年楊殁而前子以暱故
稍蕩其業益恨有某輩也太夫人垂歎泣曰天乎其終
忍絶李氏哉乃廢箸出僦金田可粥者二十租踰年僅
十租而又坐貸息故廢箸徙僦學旁舍貧益甚于是某
漸長稍稍取遺書讀之太夫人躬力作女紅絣澼洸二
弱弟則爲人傭保給之蓋母子更命并日食也日寻謬
從有司薦乙巳之歲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
堂下置酒願得奉頃刻懽太夫人顏愀然不樂罷酒久
之乃念先君子與貧時爾寻聞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
識太夫人髙節和行順拂而甘若有丈夫氣焉卞何生

此段文思恍惚而情想真

復來謁予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某謂鮮所當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為壽何如子曰子之壽太夫人也將盛冠服邪曰然致水陸吉甘脩𩜁邪曰然辦服飾率若婦暨二弟諸孫列前後邪曰然然則太夫人亦若乙已之愀然者爾李生色恐不復對曰毋恐也予曩答第而歸宅土自樹見太夫人思子之沃而志瘠也佚易思也故戚謂為子戚耳子距今服官將砥行誼而博古善文辭修先君子業而鄰大之太夫人庸戚邪且太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固矣於是李生色少解而予又前告之曰未既也子盍益勉焉子之造與太

夫人之壽日進高明融顯海內稱李母與孟母並毋論
河東氏焉予歲得文壽之不然而予官且更高產更厚
歲時伏臘窮數道力考鐘鼓紆玉曳紫縣官備謁如家
人禮爲壽而太夫人愀然自若也予以爲孝乎哉李生
悚然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善

壽戚大將軍序

往者　天子以戚將軍閫功底急傳詔非邊大將軍過
汪中丞而論非事所不易支者五即　天子不以某不
肖待皐行間非聚便宜而授某不可因借箸條所以不
易支及便宜狀中丞爲文叙之甚悉大將軍至自閩

令之爲重戰者紛紛矣有一效否非不效也無法也

天子果以薊帥授之亦頗用便宜法事而不盡如大將軍故指大將軍謂虜騎壯甚卒難用騎爭於是以意間古法教車而以南短兵法教步俾車抗鋒步夾車騎承步利則騎追非不利則車殿以自衛虜稍聞之縮弗敢闌入至是庬盧錯於備胥者具五載而大軍益得以其間餙邊事其法曰垣易穴也墩易陵也我高堅其垣而稍疎其武爲敵臺以乘之臺多其卒卒有長糗備五之矢石三之險阻槎出虜不能厚集而以薄薄我我從高下矢石不食頃而烽達於百里之外矣大將軍即諸營城多爲室居部士其室材不以煩縣官因木於林因石

於山身爲陶師以教瓦甓士告勞者一言拊循之如挾纊天子乃稍稍賢重大將軍數下璽書褒奬褭蹄鮫綃之錫歲時不絕其官至左都督無可加則爲官其子弟以慰安之大將軍盍束髮而從軍凡數十百戰南掃倭北拒虜天下談其事而駭之以爲非復當世人即號習大將軍者以其宿將故謂且老而不知其歲僅四十七也今年秋幕府白偃刹方置酒大饗諸部曲諸部曲念無以報大將軍而忝不佞所乞一言爲壽不佞以非時謝則曰必大將軍時而後得足下言無乃非値乎哉且自薊邊吏民有大將軍而始脫於虎口而知有生之樂

大將軍一日而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日也大將軍一歲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歲也而我曹何敢忘不佞不獲辭則爲序所以而曰爲我謝大將軍時進匕箸自愛自此以往所未央者歲而　皇帝歲勞若大將軍問邊計利便因卽軍中置號悉統諸將軍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如子所稱辛子眞者固大善卽大將軍將而藉瀚海犂車師勒石燕肰山之顛者雖僥爲之非吾所以祝大將軍意也

爲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

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往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有所不爲也子相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知言哉所論萬世一事者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倐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自已也而追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僴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

鼎文

於我而况合弃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乎
金亭之嗟歎咏歌手舞足蹈過此似莫之或知不言而
信是委驗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則屏息梓之耳夫既
以強人人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為與其以不
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
肴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輙得聞焉
是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
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暮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
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有於我也正使不免
於好名之嫌則雖陸沉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

非議而冀幸不可獲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即有咏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激則意氣激烈能使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通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爲乎向吳舍人亦爲余言子相於是世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部何憂不卽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卽世俗之見以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爲太過矯失不復區別眞僞槩天下賢者於

懸不能損益也

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矣然豈詩之罪哉故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為矣可以無去也其而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重刻呂氏春秋序

呂氏春秋一曰呂覽故秦相國文信侯不韋與其客所著書也當書成而不韋縣之咸陽市肆曰嚌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而竟莫能一字損益也其書今頗行屬傳梓久不能無譌誤而雲間宋光祿邦乂徐太學益孫輩相與校訂重梓之而問叙於余余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穆叔之次立言於品三而操觚之士若為之小

不韋之書濮陽之客皆令代筆以是

屈然子桓以雄豪創起鳥華間顧欲然不自挾其有而以經世大業不朽盛事舉而屬之文章彼誠有以見之也不韋者一賈人子爾操子母之術以閒行於秦而得志焉舉秦之國於股掌間挾其勁東向而瓜剖天下位相國號仲父爵通侯十萬戶彼豈有所不足哉而顧孜孜焉思成一家言以與諸儒生角而割後世名此猶未也不韋冏莊生所不道莊生之識至欲齊死生平物我泯一切有爲之跡而空之乃亦孜孜焉而務欲成一家言度其於辭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立言者未有不爲名使者也且以不韋之詭譎狙詐豈其果與聞於道而

其客亦務相尚爲權奇錯厠於鷄鳴狗盜之雄雖間係
聖賢之長辭以文之卽中夜一靜思驗其言於所爲之
跡有不淟涊汗浹者邪惟其機心之發觸而爲機言轂
割之於申韓辨巧之於儀秦有不知其所以合者則固
其恒也且也不韋之所爲千金者再耳一用之而聾瞽
秦王割其國柄再用之而聾瞽一世之士而割其名雖
得之而俛失之雖失之而終微得之不韋固賈人子要
亦其雄哉宋子徐子與其儕二三子俱能文章嗜古若
渴慕先聖不以人廢言之義而梓行之所謂芙蓉發於
游泥采之而已置游泥勿問可也

何大復集序

敬皇帝朝化休而融昌興時諸先生業文章顯甚重矣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北地李子以非心所好謝去之亡何而又有信陽何子者何子雖稍晚出其才質敏秀瑰麗各以長相當然而李子得何子爲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嚮利則德是二君子挾草莽猖微言非有炙見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巳嚮之利而自爲德於乎難哉去其始可一甲子詩而古舉大曆下者文亡舉東京下者即誰力也然二君子之徒不能長繇其師所繇得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爲勝而他工易者

何音聲心于李然李之辭亦多

惡津筏者往往左袒何子而訾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也夫百羽集於詞林而二子雄飛或撇捩逆羊角而橫舉或順飈而肆翔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長變以明志耳且夫覩其沉深恭宕激昂鼓壯喑嗚潛悽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颶則李子哉是固少孫要之其緣情即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璧坐璣馳文霞淪漪緒飈搖曳春華徐發驟而如彼復而彌深疑無能踰何子而上者何子爲文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抵於詩雁行云而關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惜何子志業屈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勛者

其效何子以不及如耶令何子不死而稱爲名公卿已耳所以削滌弭瑣振頹習扶昌運開中興者何物也於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來謁王生若爲何子敘其遺言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親則可久李子得助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子之功天下則偉矣夫

宗子相集序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而吳郡王世貞爲之序曰昔在建安二曹龍奮公幹角立爰至潘陸衍藻太冲修質沈宋麗爾必簡獄獄李杜並

驪龍摽脫銜古之豪傑於辭者往往志有所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爲用則豈盡人力哉葢亦有造物微旨矣曰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目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吳生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盂嚙之裂歸而湛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傳天竅自發叩之泠然中玉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於腋而投於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之才然不敢盡斥矩矱而創其好即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瑕無碔

又曰敳良在御精鏐在篚可以嚙決而縻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謂子相欲踰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充吾結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篇吾時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卽使公幹太冲必簡龍標小自貶損而附於諸賢之驥子相甘之哉子相於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非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無

多人之言

不睹二止朝事耳嘗䟽上執政爲有功意憤然謀具狀留有功固遜謝曰不肖之任子旣以辱先太師兹則何可重辱生不幸少職清近鮮因心衡慮皐状誠有之出爲畢小宮當也乃止有功亦誠慮過人遠矣士君子能爲此言何黜也予兹何以贈有功鹺權淮淮賦甲天下而大司農爲軍興故實右臂焉勢必纖取而倍計知有功必不爲　國儲蠕蠹其積然兹非尚實優游地也稍緩稽不當吏得執簿書繩之亦誰爲若志且惜矣有功盍勉奮焉毋使交好如予輩稱隴西李氏蔭其家聲其有以廓永嘉公之志夫内外崇抑予則何敢焉

送郭侍御子靜左遷永安令序

天子徃赫然怒慮也詔諸大司馬以下而大司農坐軍興乏當辠辠稍次又會怒漸解僅免歸而代者出倉卒匪豫時切責免冠謝皇恐計亡出于是大司農日夜卒馳無暇休沐且飯矣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亦日夜相講尋利端間有所裨請利端無窮開利實寡時御史臣仁言寡民入粟數千石者予武階至三等金吾緹騎得遷帥辠當戍繇多大富俠民非久輒逃去僅跡尋耳度令情稍輕得上貲免其重者自若而宅蠹隱匿狀如光祿將作諸監號中貴人陸海鈎校之歲益縣官匈贖貲

爲尚寶丞又數年大黜陟尚書以下丞乃奪階判雜事矣　上非忘永嘉公也豈奏牘冗本竟耶夫大司柄者何異乃爲中貴人甘心矣益有功能詩詩奇屈其坐客而又好治具浮白長夜飲此其去狀然即挾先人遺貲車乘鬭雞走狗爲俠長安中者又何如也且　上以尚寶事簡于秩號清貴故多錄相臣後使優游食餘勛爾即必取吏職裁之而孽之罪何以有辭于逝者永嘉公相十歲　上任之他相取充位而殺僅以身墊亡遺貲至有功從其鄉富人貸息佐酒費爾召伯之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愛其人至惜其植永嘉公肉未寒又何肯

屑附推有功也且謂有功使酒難近如灌夫者當田太尉抑項徇徇不復語矣吾故惜其志未竟氣間一二仕路風耳去所聞何大懸殊哉而是時諸樂有功去者難予永嘉公誠名卿然借　上逆折若朝士士氣奪至今寃哉此又未寃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公肯已之耶玫發者合不堅不足以勝故堅合而求勝公公幸勝矣不決不足以久故決以求伸勝且　詔獄廷訊非自公相始也今外地自守令下洎丞晙卒咸不復見貂而璫者翼虎者少具一安攙朝士洋洋過　殿廬中貴人多卻避雖心怨之見亦謬爲恭敬亡他於乎誰力耶彼獨

憾於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於在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沒悲夫悲夫然其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月機薄又士無毛髮之用子相獨立不然爲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久出參閩屬有島寇事稚席吏民調兵食規墓爲一方冠既又佐其臬爲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不懌謂麒麟鳳凰寧能並鷄犬用乎不得之不能爲聖世吾厭吾鷄犬行去矣于麟大賞之爲詩曰一爲麟鳳言三歎加飡食其曹偶持論若此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永嘉有功於國恐不止此

士既采永嘉公言追尊　先皇帝后巳遂相永嘉公先是中貴人監諸征鎮於列踞撫帥右得徑下敕令屬郡邑屬郡邑惴惴迎恐譴而又多從惡少子弟靡縣官帑即代满橐靡不巍然高也居恒詫　上私人即三尺無奈我何而公既相緣　天子意乘間條所以害狀悉請一切罷報可中貴人最近幸者曰司禮固暱視閣臣自公相絕不復敢希請公亦絕不以殊禮目之此輩周旦夕屈指待發也非　上仁聖及公謝苞苴內行整整焉覩頻首服哉公子姪鮮乞匄恩澤而　上殊念之一目召其子有功有功稚而髫也授中書舍人公沒進舍人

二三　天子方坐西齋宮覽書異之下有司次第報可
而大司農揣策亡以當也請一切加諸道賦而最重者
曰江南先是江南漕綱粟固什百他道而歲比凶人至
破廬舍鬻妻稚以償未足也督府使者冠蓋相望道路
間猶不能悉舊負而詭出名追之是不顛頓經溝壑且
將遁從潢池中搏一生此何利哉御史乃條上大司農
非計願特賜沮格他語或多戇而大司農挾奇人也陽
驚爲上言御史家江南嘗爲其鄉人土賦者以寬假風
臣臣不應因亥云云大諫官不恤國而顧恤其鄉人及
家耶上心是御史言而難大臣下遷御史永安令嗟乎

畏哉司農

人臣議國事不相當而相角以有所摧折且過矣乃至爲巧中軋巳而遂開人主疑端否闗言者路不亦大可畏哉夫使御史語非是則可傳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大司農試籌之卽無論諸軍食自宫第内外百司府孰有不仰江南給也黔首畢命耕懇悉地方力致之國亦何恣竭而漁哉且不仁手足猶緩可任喉領氣所緣而弗絶者也一旦遂决盡其脉何謬盭若此哉御史非不見大司農日夜騎馳亡暇休沐且飯狀也又非不爲謀所以尺寸利國者大司農覩其利御史覩其害夫利卒不勝害也然而御史卒不勝大司農者則是爲大司農

發

何礼

識者衆也至謂御史家江南夫御史僅負郭二頃猶不過升斗豈要譽開黨朋友然耶不家江南不悉江南利害狀矣夫大司農正坐此何怪焉令御史素饒治也始僅得言之尚欲抗貴人爲民一致福令雖小畢於永安豈直爲福之乎予可無慮矣予可無慮矣

不辨吏老

贈袁抑之給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序

父老稱 孝皇帝朝每給事御史上殿則大臣色惴惴重足立而是時 上明法度人自奮羔羊之節亡選行何恐也豈給事御史爲操切激卬聳動人主耶然足以明諫官之勢尊其黜折逆消預于衰計深矣至 武皇

帝而始有坐糾彈不當意斥重且及管鉗爲城旦而士伍者未久輒復貴貴或先其無故抑者卒不勝其伸者而名益重諸言事人自若已又大臣更自爲地爲 上

減數句更勁

啟威勝之說一不當終其身不復舉然海內之士爭相指曰某某以某故罷賢也士議與吏議持諸言事人中半矣亡何大臣計以終不能斷絕乃益務爲含容輸欵及亡素以蠱惑 上使勿疑而久之徐中以他事已發其端而人自敵天下駭其禍而亡其繇以爲當被者噤塞莫陳而豪傑之士漸解體不復振甚或不勝憤其奸力攻之語非重不達重則 天子以爲小臣暴横亡狀

投鼠不忌器耶大臣偃然而當其讐者　天子也嗚呼
吾任七載而乃聞之父老云以吾所一二者跡之大氐
後所謂耳始抑之爲給事良久已關白人相顧疑目抑
之默默歟曷不瞷時事度易行者抑之不顧一旦爲
天子言吏部尚書侍郎不職狀　上良是之切責尚書
侍郎惶恐謝罪乃醒而抑之文言選曹政本也郎中挾
詐受選人金賕累千萬尚書庇覆之耶翰林親切左右
一檢討狐媚宰相挾其柄走中外抵輿馬溢門巷觭損
聖明宰相大恚恨抑之不敢引引見恐自發於是郎中
某檢討某坐譴京師中士大夫言論識不識咸喜爲稱

説抑之出必相指示作何貌能爾　天子不怒而抑之
已觤然無留意今年二月閣以按察僉事闕聞吏部言
抑之翀曰可大臣當內快出抑之罷諫地可緣以中漢法耶
夫諫官業已言遂利國家尚得士削貶秩五品治兵民
一方何阻也其論事明切持憲中窾然不爲硜硜矯亢
者以閒激　上當大臣所甚諱而不得報極其意此耳
夫爲小人謀抑之良中爲抑之自謀亦中按察得以法
繩其屬可否違意又閩越在萬里外其吏士見　天子
赫然用骨鯁之臣臨之必感惕思奮又何疑哉吾七年
而得抑之第其行諸給事惜抑之以外故夫諸給事且

薄按察不爲安望抑之也

贈穆太公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節俠之士而魏亦其輔國也今其人尚矯矯修其行不衰然俠者赴士之阨困急於己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自矜其能然一爲義則天下歸之百里頌功千里頌聲若朱家季心之流彼猶爲名使也節者則不然其契顏而事迫如羊角左伯嬰矜之徒苟不濟則捐吾身而爲彼存者事濟矣彼又捐其身而報逝者所以爲兩人足矣彼猶爲氣使也故夫節者狹而信其志俠者汎而行其意要之非甚其至也有能仁心爲

人寫古文

質敦誼明信爲國楷楨爲士楷儀內足於志外推其名斯進此二端矣則穆太公其人哉穆太公者魏人也有子曰文熈而顯文熈之友石給事星上疏論天下大計於左右有所指斥忤　旨當受杖非闕下時左右中貴人挾　上怒而修其郤敕闡吏毋得以給事從吏進文熈聞之曰果爾給事且死矣時當任工部郎未上闕入謁緹騎朱帥曰公以給事抗中貴人耶不佞筆不朽以中貴人死給事耶不佞筆亦不朽唯是公爲天下愛直臣爲萬世自愛朱頷之陰戒主杖者石給事卒物故令我愧見强項郎而給事甫杖畢諸中貴人羣詈之給事

入選曰奇

亦詈則益怒箠楊交下文熙迫趣前以身蔽掖之而解帶綬戟支甚力曰此豈亦上旨耶中貴人恚而咻曰若何官耶而闌入地也文熙叱之曰吾工部郎某也此廷臣廷非而闌出地也諸中貴爲詘稍稍引去文熙起給事血肉中而囊之出時給事爲編民矣文熙即日僦舍都門外治醫藥給事數憒絕數爲嘘氣得蘇當是時文熙盡出其橐裝與賣宅直可二百金以治給事歸計而度猶不足居旬日有策蹇蹴蹴來者則太公也撫給事謂殉而職足稱丈夫且身在胡他虞耶已謂文熙若傾橐而資給事哉吾有子矣不腆之鏹以佐若可與偕

豈可謂封中無人

歸矣時將冊東宮太公屬當封文熈念棄官易而獨難太公封太公覺之怒曰給事父猶布素泉下我何恐獨冠帶也且若以一冠帶足榮我乎趣以給事歸吾三人田間足矣給事時時語人非闕下之難穆太公父子實再生我吾身非吾有也居久之文熈以行誼聞公卿薦紳間得推轂爲禮部郎已遷丞尚璽巳又改爲吏部郎太公亦從封禮部郎然默默不自明里社外毋能名太公者而文熈爲吏部時欲以直匡其長於人才數數奬進不匿聲跡又其故人某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文熈爲從中鈎奇冀抑其人而伸侍御疏者事覺外遷

庚封語爲學真俗見

皐副齋謝病歸太公迎謂曰兒病晚矣吾鄉者業知之漢庭乃肯爲而再伸志也夫文熈初自罷以友故而太公安之最後罷復以友故而太公復安之無幾微見顏回豈所謂内足於心外挫其名者非耶給事又謂太公習經史尤深於左氏家言或以爲學問之力然太公爲德其鄉類是者非一特不自明故毋能名之者庶幾仁心爲貧惻怛子愛遇而輙發耳夫太公不以頃刻得官阻文熈棄官其於文熈之進退宜坦坦也蓋不俟嘗一再過文熈與談說古今才術文稅交相器也不俟亦易棄官而觸當事者嫉言路齮齕之文熈走見其長晝地

指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太公壽不佞稍槩次其事而稱之以爲勝于古之好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熙意也非太公意也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汝師之爲諸子於道好莊周列禦寇於術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結撰之大旨遠者出人意表而邇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顧獨管子韓非子不甚行世卽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讀之使人不勝乙往往不盡卷而庋之高閣於是悉其貲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窮丹鉛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

子其序之世貞曰唯　敬仲欲存糾於齊不得死而縛於小白卒相之爲天下萬世榮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改而走秦卒受僇爲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奚啻隔霄淵雖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寧不欲出奇捐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有所不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讐敵甘心焉而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然而有相有僇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機合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説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拔功則機不合

機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今夫始皇者國暴伉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闘非而立繆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闘若是也勢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齊洛楚非洛戎狄而蠶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爲周屏翰天不欲頓果韓并五國棄而授之秦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庾紲御藥而不之恤夫鮑子者助天爲福者也非能爲禍者也李斯者助天爲虐者也非能爲虐者也然則管子與非子材班乎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毘父子皆聖辟其用國

三分之二也而以當必渙之受管子之兆尸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方勁之楚與戎狄然則太公俾而周王管子挪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齊不管子不爲霸固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辨心術亦尊無敬急義欲之微旨一二乎哉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助者非子之所爲言雖鑿鑿辨悍衡名實推見至隱而其伎殫於富强而已秦不用非不害爲并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亡夫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傳非子是故

仲之技亦已殫于富强

非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鉅卿也諸法語名蹟門人家老能筆之稷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辨而叢肆而典能爲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疎屬公子也有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之左準右繩差不類然何至權名法家苛察繳繞錯若惠施公孫龍之汜濫詭誇哉其言各十餘萬而嬴虔不能無傳而小有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傳益也吾故曰不殊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而極於宋韓子之言未

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絀老子故復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爲韓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舉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推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王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遂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蜀與强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爲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世思哉汝師曰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臠者以味薦而巳矣

乘平乱民而誅乱軍況軍之罪與乱民一也但公能識先后着耳

賀御史大夫遷左司馬峴崍張公平難峻遷序

往滇師之暴伉而辱其師也　天子乃命銅梁張公督撫云張公業已爲右司馬一樞廷出外使宜稍優之不當復稱府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遼薊閫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　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往甫至境而市人亡賴子習於師暴伉之利而歸師之輭度無奈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旗擅亦爲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檄約以法不聽則單車揄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虔劉盜急焚剽自甲夜達於旦特悍卒巳前發有事海汛而余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

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數台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讋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弗問也者而第具所誅示民莊以聞　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魚最貴服八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島夷來犯公勵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公前撫上谷所修邊大司馬列上功獨最進秩錄一子入胄監又以滿三載最錄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頗已詗得悍卒倡而懼其驟或因而生變則姑秘之餘賜加等至於扶後期懲不恪亦約畧如平時居數月

公度其大衆謐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黠營各一人又捕其魁二人立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衆曰爲此曹子幾陷若等於族族耳猶爲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衆股栗不能答已而大悟且泣且拜搏顙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蓋郡中外再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環浙而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　天子以公久勞於軍進左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適至大悦　超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不佞辱與公肺腑者三十年而久公之出沿浙則數使使相聞不佞既急公而

家隣浙有唇齒之憂以故數詢問得其事獨詳葢佊恬
然而桄晨躍然而筆之篇以爲張司馬平浙二亂志扃
之笥而失之後知爲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
副至是公之屬都運牧守而下若之人以　天子之所
寵靈公與公之所以報　天子其遇合爲甚難公不動
聲色而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衽席其功爲甚鉅屬
不佞夫公之材與石畫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博
大恢廓推腹不疑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爲質又有以感
動鼓舞之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讋其氣而甘爲死黠者
剖其私而樂爲用殺不爲殘舍不爲弛至於深謀勇斷

用速能審用緩能䆁如不佞志曩所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悉公乃不佞於是竊有感焉昔在唐季大曆之孱絳州行營剸兩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響應焉人主起郭汾陽於閑廢授之符印足矣而遽爵以眞王及汾陽之鎭果詰僇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譖而遽奪之河北之驕宄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法行則爲濫造曹翔而傷人主恩其他爲河北則皆王廷湊朱克融而傷人主法明之嘉靖殆一二駿驕焉今者 天子熟知公才而奇

之斧鉞顧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爲萬乘之尊不欲
一夫較勝負者及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
擢而它横海之馘級聊覗之劄增有奏必錄惟恐其不
足償　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内乃始知　國威之
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敻越大曆萬鉅哉
在易泰九二辭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係之曰懷
萬邦也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
於文人錫之土田及虎拜稽首而曰　天子萬年夫以
人臣師中之吉即歸德於王之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
心即以爲懷萬邦致其頌即以爲享萬年而人臣不與

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　天子庶乎其有當否於
是都運其敎守其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
請寛鹵大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海鹽緩靖士卒仁政
復以數十計春生之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今食公
德世世焉而子不之及何居不佞謝曰吾蠡而測公僅
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泄之公猶有慙色
而使我徼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爲公
賀

謚法考序

余嘗有謚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以標先

論兼千[illegible]不易之論

王制謚之本旨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略備矣至明亦有紀而未甚詳於是徧考金匱國史之藏秘閣之籍參以家乘而後靡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俞矣則內閣以兩字者三請于上爾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者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終　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

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熈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
國箴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
廣然　宣英之代有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魯
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　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
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
有靳也文臣之有榮顧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
文愍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　后妃
而外則殉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
愈趍愈下
也乳媪之有謚也自　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有謚也
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也謚而

西宇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當　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奪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爲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臓不上謚也及身以罪竄削弟謚也夫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騰之而奈何爲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謚請有　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議而定之三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稟而取　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勛親臣公必謚

侯伯之藩軍府加保傅必諡諡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諡諡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　國初以至于先代勛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効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匡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諡可也勛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炳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諡諡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諡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

知此真人無憂腹笥

瓚者易之以下詔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鷹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俞仲蔚序

吾所與布衣游者三人俞允文仲蔚謝榛茂秦盧柟次楩謝盧故河北人任俠往來燕趙間燕趙書生習稱之而仲蔚好里居又善病病輒不出應客家人數米而炊旦夕不辨治飯即且治麋耳終不復能有所干謁凡仲蔚所爲行桑樞甕牖咀藜袒褐不厭苑而已而其自托古文辭特甚吳中少年習聞其鄉有名者則日益事相貴推竊不休飾嫉毋揚其直而售之乃仲蔚弗顧也謂

余曰而來前而爲黃初之際乎哉蓋洋洋如也即不遂方軌而執鞭者怫然矣仲蔚又稍厭唐以後書雖不能盡屏蒐獵一二計以共掃除之役非素所傚慕也以故益日與諸少年倍仲蔚之文與聲不能走闤闠而南非雖然海内更二三君子亡鄙余者與仲蔚揎驪足老也即不可而使仲蔚卒棄其故而臣諸少年婆娑湧涵白首遂遠豈其能遂重洛陽紙而以是數哉然又胡竟寥寥乎仲蔚也五父人櫝壽夢之鼎者齋而後出視客客曰噫主豈敖余於無鼎哉黙其欵聚金而液之以意加新爲出鬻而賈者繩集也過五父覡而弗視曰烏用是

文閒舒而泯泯者此非其體貴賤殊也則所由辨難矣仲蔚披余集十卷不佞得寓目焉史之爲四卷賦及詩雜文若干篇夫賦余不知其所自也其楚人哉五言古遠而瀧深潘陸之儔吟歟知其爲齊梁靡也七言古之麗如則也五言律之思也長篇之莊也五七言之悠然而雋也文之爲賛也銘也亦牘也七子所瞿然而辟易也夫

贊

趙衰薦郤縠贊　　王世貞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郤縠可悅禮樂而敦詩書於是使郤縠將中軍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其患厄是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帥以薦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其素疏後之郤縠儼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伍泯于較勢專于集事又其論較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閒厄于靈族于居遺燼忽然迄至焰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郤亡范中行之後與

趙惡而范中行亡迨其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穀無論管鮑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既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

如何輕議

項羽贊

力拔山氣蓋世喑嗚發蒍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僇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羣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弒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滋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

敞羣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李于鱗先生贊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烺烺象表者不虛負也哉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爲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一于鱗也哉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之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辯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辯　王世貞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子愼曰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也魯之用天子禮樂也其末世乎明堂位周衰陋儒爲之也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重請之曰往報未成許也周室於平衰也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文之請隧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然則魯之僭何如曰者在春秋魯頌春

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故孔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矣周公其衰矣其君臣惡然處天下之議已也以藉口於成王伯禽其陋儒又從臾之甚矣其無忌憚也魯頌曰白牡騂剛白殷牡也魯曷不用赤噫我知之魯緣宋而僭者也其以宋解乎哉王子曰楊子辨矣美矣然而未知于故

以介葬之言勞矣猶未知其故生出請隧一段良奇

也夫禮成王實解之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隧隱禮也晉文雄伯也復王崇勲也而王彝王也文敦巽以請之王從伉以却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之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吾故曰賜也內而後魯屬改於盟主爲齊若晉矣稽役有討擅兵有討公止公弗見大夫再執而不聞以僭禮樂討也則何故借曰辭之天子之宗伯太史未失官也三邦之分寶天子實記焉豈其大禮而忘厥自邪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譏耳如其僭始魯頌曷弗削也魯頌之弗削非僭始也然則曷爲用白牡曰成王志也尊周公以

報功德也用白牡班魯宋也班宋示有等也魯惠爲請曰請議也或器報之示許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也何徵

駁諸葛蕭何相體辯

宰相不可無才自有才可以用人之才諸葛有才而無人大都截長補短良是

關中王維禎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爲問其言大畧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曙大體出師表出而倜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搢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鏟而求售其巧者皆攞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老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使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爲弗如而不肯任則

亮不得不勞矣〻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
彊人耳出師一表何不能爲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
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
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裔
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
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
不爲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余讀之曰是非王維禎之言
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
而自屈其力夫曷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
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

之爲宮室也其楶棟欂櫨必構夫楩柟橡杞之良者充焉斷其小也而弗勝也或用夫顯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楩柟橡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精之漸涸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更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鷙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獨不得不獨身而力辦之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妄愎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淺之楊儀肆暴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渤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帳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祈

一篇駮辨在此

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柰之何其以鄭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冀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爲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爲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爲兵者苟聲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爲獨用長者乎哉夫鄭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粮餉營宮室其所與創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

百年不衰夫爲相者必不一見能而後可則周官三百
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棄才而闕一世哉

南都八坐賀元馭相公啟　王世貞

邇者巽書薦至渙汗頻頒當　九重特達之知親書考覃八命穹崇之寄晉領孤卿馬鬣榮施曾祖承華之峻秩魚軒駢集姑婦長樂之崇班茲日之李贊胄屆從齒胄他時之韋都尉無忝象賢縉紳巳倍恒欣鄉國尤傳盛事伏惟某官閣下中央孕秀東海涵靈智崇禮卑動由成性言規行矩妙合自然左氏之業就素臣仍公好惡董生之書成繁露始對天人國士無雙褎然南宮之選首廷魁第二允矣太史之呈祥再領成均多士皆

其陶冶兩裁　帝紀一時頗以權衡自曾連拂茉海之衣而嚴陵系桐江之鼎南陽隱士獨稱爲臥龍洛下見童皆知有司馬傳巖特召無藉金張之援漢殿同升共推丙魏之勳清標著於平日故中夜無可郤之金白麻播於内庭而外朝減徵聲之宴上不枉道以求合下毋養交而惜名人皆望之植同巳排異巳公不謂爾漁小羣成大羣爲國則舉不避讐遠嫌則恩無歸巳若水若旱必與聖人同其憂一話一言務安　社稷以爲悦當慈顏之底豫或少展其愁眉若　膚聽之轉圜庶幾緩其歸念此蓋一人之有慶以致三后之協心雖臨軒

之眷命有隆而循牆之讓德彌著謂青宮一品已堅辭
於建書之辰彼素縑五絁實遠踰於章甫之貴匪故奪
公之守殆將俾國之經其等素切儀刑遥深湧躍惟詔
○功許德自古則然○而有君有臣於斯爲盛○皇天之產名
世已過五百餘年賢者之在中書何妨二十四考

書

書與于鱗論詩事　王世貞

巳未正月余以臺謁之濟上于鱗烹一豚候我田間出蟹胥佐醑苦劇談久之盡一瓻苦五十六螯漏且行盡于鱗睨爲余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爲文章自恨不得一當古作者旣幸與足下相下上當中原並驅時一掃萬古是寧獨人間世哉奈何不更評摧所至而令百歲後傳耳者執柔翰而雌黃其語也子唯唯于鱗乃言曰王君足下行棄我濟上去矣焉用自苦齪齪爲也其不以吾二人更標幟者幾希請爲世人實之吾于騷賦未

及爲耳爲當不讓足下足下故盧柟儔也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聞乎吾以句若以篇耳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余時心伏者久之已前謝于鱗曰吾于足下即小進固雁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王吾之爲歌行也句權而字衡之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吾無待也茲其所人得與子今雪之月也吾風之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極我之變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于鱗曰善

無凡境有深止境

請言文曰子同心而材吉者也其工極矣子之錯于材也世無過于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子也甚于我即百千萬年而其疑子也又甚于我雖然謂子喻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于鱗大悅曰有是哉吾二人之窮也而足相樂矣更起迭爲壽質明而罷後旬日書來言快矣茲夕之于古也豈値爽鳩之樂哉又一日于鱗因酒醉謂余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美者人亦然孔氏之世乃不有左丘乎余瞪目直視之不答李遂曰吾失言吾失言鄉者言老聃耳其任誕如此

與宗子相書

語在吞吐意在有無似碎然實醒筆

友人浮槃吳郡王世貞再拜㗊淚移書故憲使宗君子相吾與子相琳宮托宿風雨如晦雞鳴絕袂不謂今者遂乖各天毋小展念五內推磔記僕扶服奔難時得郵信將子相一扎問僕難所從起今何狀作何策宛轉片語千致讀之嗚咽涕涔涔下也適會卒卒無南去之便因循報章今便已矣子相雖號就奄漠然無遺藻燁發英聲踔踸僕盡禍屬毛銜寃刺骨塗炭以來雖綫息守鼫而萬念蹈莫子相如生不佞猶死則幽明之軌未岐抑塞之衷尚可暴也何僕隸奕鳩子相後至稱僚案杯酒然諾之好而已既當事貴人驟識賢者峻領藻鏡衣

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還往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敗裘
羸馬甘其僥陋乃子相不鄙從前顧尚書所得敝帚悅
之下掾論心斷金稱利使僕志棄援上之誠厭射鰥居
之操濟南吳與二三君子牽挽左右亦既斐然么麼誠
側之士謬意傳會吾黨可以獵取浮名掩疵遂欲尋響
而來聆聲而去既戾厥望便生諍心以僕與子相爲奇
貨賣之睹者簧鼓牙舌指摘諱忌子相既不獲安鳳池
而僕之餘浸徑滔尊人沫血迴腸方寸蠆螫欲逝不可
在生無術試爲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南使子相
移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卒相過從擊鮮釀醇

刻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輒飲飲過輒醉鼓掌掀眉談究古曩比興所繇之旨上下數百千歲汙隆之調角勝自賢往往移丙連五無復知旦坐是奇聲不得盡闋時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子相隻語及長安人事也毋論子相慎客雅重僕即狂不檢獨不念家大人出沒荆棘爲丁垣累乎且爲文章不已其效能使智者妬愚者厭弱者獻譏力者出擬大抵勢當然耳其所以乃在慕同調薄異已踈易親賤踰貴少加長增拔益惰遺落富勢脫踈寒暄親暱麴蘖倦罷禮數此數若僕不幸與子相間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如朦朧之度太空何挂吾子

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皺唇頰非判長短不亦繆悖大寃哉至又謂僕與子相嘗爲文哭竹書姓名人以聳動大臣今甘心我記其人自陷梓後不依禰以 國家于法已盡矣念居平游好脂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寬大顯信之 朝即扈輒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足矣豈有形之翰墨以干大僇者哉子相之于斯人固未半面也今者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者陽爲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者陽爲僕也者其陽爲二人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今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

練誤錄有司肉血蹀熱氣志衡厲每多藉康嗜醉之癖而負觸手抗名之敖間懷傳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後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游治兵華僕處深巢幕過自懲刈軰武山嶽搖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睒蠛弟令大宰御史考吏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討遂矣何圖青蠅之巧變白爲黑迅霆之激擊蟄逮株僕不憚左手奉尺牘右手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哀延旦夕之息者冀日月之迴照而雷雨之有時憤激暴伉非有益于生存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吞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獨何心苟佳世間不記

單閼之歲酉郎中語耳于相謂僕夢衣黃衣而牒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如是因相與詫歎慨然久之笑曰彼真以爲能死余邪即使曹徐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旣以稍稍譬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無王融中郎恨作且寂寂竟鬱鬱疚病番爾子相不亦明珠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人人當得報投井幾絕救之乃解子相寧能葬然逝也若婦奇妬未有子痛哉吾爲歌三章詩近體二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不啻是茲與子相約異日與得沐　恩赦奉家大人南還以萩水之間當徒步哭子于邦溝之陰援所著書

籍汰次其事與于鱗序而傳之脫不諱亦欲子相治一容膝之室泉臺傷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拮据我輩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靦顏而技辭也耶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楊忠愍公集序　汪道昆

嘉靖中大將軍仇鸞主市議幾誤國楊忠愍力言其謬不可鸞閒入賊臨洮無何族鸞　召還忠愍忠愍則又極言大學士嚴嵩不法狀嵩主吏議傅上刑會縣官欲論他囚忠愍不免其後七年而嵩敗嵩子世蕃伏誅今上奉　先帝遺詔卹諸直臣首忠愍　先帝操下廩廩其明日月其威雷霆兩疏較若丹書閱者可立辨已

一不入則貶再不入則刑之何急也諸先後言事者率皆骨鯁之臣要以得罪狀而務盡言宜莫如忠愍當忠愍抗疏豈不當 先帝心無亦視將相若股肱將藉之以奉社稷投鼠猶然忌器況社稷乎衣不敝不新成股肱謂何耳故寧失樂石無寧失股肱彼一時也及庸人上變而鸞族諫者後至而籍嵩家藉第令能言何有加于疇昔卒之一怒而罪無赦則忠愍先入之日更而明雷伏而震其所由來者漸也夫兵莫惜于志無論鏌鎁忠愍起牧豎閭居常不忘溝壑方其討罪 君劘其志不萬死豈發哉紅被反戈中之業已剸刃于其臆然則

忠愍所被，其殷帝之畲光邪，後之人言聽而法行，則鏌鋣之屬也。人謂忠愍以直言死，明主未之前聞，即二氏殲，曾何足以當忠愍。夫鸞跋扈，嵩父子爲邪，憂在社稷，忠愍以身當社稷，身死而社稷無憂，得死所矣。先帝不舍忠愍而卒用其言，死且不朽。天王聖明，猶將報恩地下，忠愍豈虛語哉。初忠愍當大辟，王元美抵嵩客，說嵩。會嵩黨格客議不行，遂甘心忠愍。元美從徐子與及諸郎哭忠愍郊外，治其喪。嚴氏跡之，蹙諸哭郊外治喪者，於是元美首及難，子與亦行。乃今詔下九原，二大夫遞起。元美自魏爲忠愍狀，籍其遺書，傳魏都子

與分部漢陽則以籍授孫漢陽傳之楚余入楚子與屬

豈曰

余序之當二大夫哭忠愍時余在告往余欲為忠愍立傳會有詔錄先帝故實于敢僭官元美有良史才狀備矣孫漢陽為大宗伯公子余從忠愍元美後皆公門下士云

青蘿館詩集序

稚甚

余聞之作者曰有唐以詩鳴蓋本業也大曆而下不啻波流隆則隆汙則汙論其世可已當世以經術論士士顧能詩太祖始興草昧間作弘治則李獻吉何仲默副以徐昌穀諸曹超乘而前去轅近世千里矣嘉靖則

李于鱗王元美而徐子與吳明卿宗子相參焉于鱗謂余吾黨亟稱獻吉恨不與諸君子同時不自意結伍從之取前茅以進幸也夫前者崛起後者代興百年之間駸駸進于大雅非適逢世能乎人言李何故相軋卒以名高爲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子與朝明卿而夕子相卒諤諤無面從退而語其私則交相重也務以上人已愈下務以下人已愈尊由斯以談于鱗固非虛語世儒卒以耳視後死者將無與焉幸而在茲遂中踒眦於是于鱗引去元美以難去子相去而死明卿去而三徙之子

色

與晚得汝陽尋徒去此其故勿論已頃于鱗多子與日益則豈窮而工耶子與稱詩無慮數萬言籍而授門人僅什之一于鱗蓋嘗定之矣余受而卒業汝陽以後參居二焉自子與罷郡歸四方之屨滿戶客奉不給則貸入繼之窮矣顧其神益王其業益精其受益較著窮何病子與哉善隱者謂楚奉江潭爲三閭湯沐其所奪者狹其所予者奢饗其利者以爲有德然則左輔夜郎皆食邑也寔世世饗之彼其退若隊淵終其身不召逭喪世矣 今上即位遍起諸大夫于鱗入大梁元美入晉子與入楚當世以此勸士故得士彬彬財明德茂也獨

明卿陸沈南海豈天意奉明卿邪予與又言楚人三試而賜執珪今及明卿矣

副墨自序

讀自序大都以史事妨作文亦頃詒也

汪道昆曰余先世家大彰徙千秋里里中世受什一余始以逢掖起家幼受業先師嘐嘐慕古既卒業退以其私發篋徧讀藏書卽屬辭壹稟於古昔師弗善也則以告家大夫孺子嘐嘐而務多聞將害正業家大夫敬諸篋中非博士業悉遷之既對公車余始舍業而修古比出居縣中治程書不遑入爲尚書郎屬司馬有巡功視師之役諸郎斌斌講業余不能從旣而治郡治兵歷十

年所其閒什九廢業謂官先事非與屏居禩中計餘年可足吾事會病視去而爲方外遊將吹律以應咸池僅一吷耳客至請余故業願得比諸作者懸諸國門嗟乎當世以作者鳴八音備矣劒首曾不足以當里耳卽一吷何爲以此而希有聞恥也及余奉　詔彊起自鄖關之夏門客曰閩署鄖署遞災公兩千載籍獨公之舊草具在夫非祝融氏所留邪古人成一家言必以名山爲藏至泰衡當文明之域其斯爲祝融氏之墟第載故業藏之亦不朽之事也不佞結髮從政斑白猶在行間將竊餘力以從古人月不暇給卵而未翼冀惡取一鳴託轂

音於九臯吾知其無和也已藉令得修故業終餘年郎未能張樂洞庭郢中宜有和者客姑待之客笑曰所貴於郢中則流商刻羽是已蕢桴土鼓上世有遺音焉此亦鷇音之微一吷之屬也公之髮日短矣雖好古之心未化惡能從長待河之清歲不我與豈必鈞天廣樂而後盈耳哉人亦有言惟山藏疾不佞故多疾且謾藏客將棄其疾而善藏之敢不惟命於是副墨之子則以公起家四岳玄時在望嵩華參衡乃今有事衡山請書其副以胥後命從之

送吳公視學山東序

在憲令凡遣使出視學必察之三官官守問天官文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皆曰可然後以璽書命之其周慎如此丁巳議可使山東視學者皆言吳公公卿大夫謂圭爵曰自吳公引籍垂二十年其同籍之士往往致尊顯而公猶在執戟奈何復出居外哉公固請行遂受詔諸吳公弟子相語曰陶氏宜埴匠氏宜木公固宜山東山東蓋禮義之國諸儒淵萃其間即三者一詘焉惡能尸儒宗而勝其任也公固宜山東公所善客有居士坐者憮然笑曰善乎公等之言信知重齊魯而嚴先生矣惡睹先生之卓犖者哉明興始命官視學必慎

擇而使之故先世得士爲盛今之以儒術進者豈不彬
斌要以行取苟合功取速成視昔之擇地而行逡逡退
讓者相去遠甚何哉舉世務巧宦無論三者之汚隆
或掠虛譽或籍故資業已南面爲士者師矣第令討多
士而訓之使之循理守正躬化之謂何先生涉世之末
流而皭然不滓以材取重不暴其長勞深功多不旌其
伐奉身而就藩臣之節豈不翩翩然世之賢大夫哉蜾
蠃螟蛉非類而肖以先生視之其不速肖者非夫也善
教者躬行爲上科察次之頑譴舉失宜則四方解體今
之典學者亦恩滋多即五尺之童曾不能抑首受業比

是亦好古之士宜置覽諸可矣

行縣一切罷博士籍中遂使閭巷少年未卯而求時夜及遇合而仕鮮不犂法以趨時其始進者輕矣龐馬始駒弛其銜厤及齒壯有竊轡而奔耳惡能閑輿衛致千里哉故使馬之泛駕不馴者馭馬者之罪也使士之凌節不遜者造士者之失也語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秦急功利則自賤而人賤之乃今顓蒙之徒且得與諸儒齒章甫逢掖一何紛紛又何足貴夫齊魯之間古所謂東周東秦也追俗為教先生固將使之自貴邪抑賤之也昔叔孫通狥高帝而兩生不行實其言足以興禮樂當今之世得無有若兩生者乎願為之推轂以先諸儒

元之歸餘不若秦漢矣

彼將靡然顧化矣公曰唯唯命小子標牘載之

弇州山人四部藁序

儒者雅言三代代興如錯行秦其歸餘也漢興寓内更始特爲履端文帝虛已下人賈生崛起進之陳說國體退之祖述楚辭有開必先此其嚆矢武帝孳孳文學多士應感而興兩司馬爲之擅場左右並建漢臣自侈當世炳焉與三代同風槩諸文獻有徵則其人以也由漢而下歸餘於元我 太祖再造中國咸與維新 孝宗虛已下人與孝文之治同道士與勃勃而李獻吉以修古特聞策事摛辭成籍具在方諸賈生近之矣 世宗

不必

以禮樂治天下壽考作人何可勝原於時濟南則李于鱗江右則王元美畫地而衡南北遞爲桓文浸假與兩司馬相周旋騑騑足當騶壯夫得天者乘其運逢世者挾其資此六君子者非有所待而後興非有所約而後合天德王則從而王世道隆則從而隆千載一時今爲烈矣顧兩司馬以作者命世至今誦法不衰後成者幸得與於斯文殆亦瞠乎其後一旦亟執鞭弭寧詎能方駕而驅之竊惟尺寸與長詩書與教藉令夔典禮而龍典樂將不耐不窮何以故所用非所長也長卿之長長于敷陳詩教也子長之長長于紀述書教也就其偏長

史不必

何李相駁猶有古道諸公盛相推獎幾于成市之贋鼎矣

莫不畢爭脫或求其具足能無窮乎善乎元美之多于鱗也其言曰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言兼長也斯言（亦過）也上士然之疑之中士駭之下士聞而笑之及于鱗之籍既傳則然者疑亡駭者意下笑者掩口退矣于鱗役僕百家驅馳千古始得元美驩甚吾李何從海內一當王生舉世方以無譽憚于鱗即元美無所用譽不佞二從元美問籍元美猶然逡巡及其藩四嶽而籍始傳蓋倍于鱗者六之五其分部者四其卷百八十其篇六十有奇自昔成一家言未有若此之富者也非地亡而大道隱于鱗桴而元美鼓之聞者具曰李王千里響應乃今二籍並

若其誰能左右之耶于鱗與古爲徒祖三墳而禰六籍其書非先秦兩漢不讀其言非古者先王不稱其論著非挾日不成其逐射而當古人非上駟不以駕故片言出而人人自廢不則無言元美上窺結繩下窮掌故于書無所不讀于體無所不諳其取材也若良冶之操鑪鞴卽五金三齊無不可型其運用也若孫武韓信之軍卽宮嬪市人無不可陳無不可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則惟元美能耳大較于鱗之業專專則精而獨至元美之才敏敏則洽而旁通濟南奇絕天際峨嵋語孤高也大海迴瀾則元美自道不亦洋洋

乎大哉要以峨嵋之高蟠于四極惡在其不禦而三山雄峙瀛海肩五嶽如老吏卽天假于鱗以年終不暇乘桴而浮海至若元美所涉寧無蹴高天俯積雪者乎首賦若在上林雁行當代無兩比于載筆學舊史氏如孫叔敖其稱詩著書力敵于鱗而富倍之矣買其餘富爲說家言則諸君子之所不遑楚左史之所未覩者也且也病渴論屬兩司馬以蹶踣終元美膂力方剛幸而得謝率履坦坦繹有前塗由今而望崦嵫不啻十舍茲所就業豈其稅駕所哉于鱗亟稱易辭日新之謂盛德日新則高明矣于鱗有焉要以富有而日新非元美不任

不富有何以日新

寶光氣

也斯言也聞者不能無然疑無駭矣顧元美之籍傳矣
以不聞聞者庶乎先得我心如或咻公孫爲齊人吾其
引避之莊嶽以俟論定

吹劍集序

當
世宗嚮文學諸郎則鶼鳩氏先鳴徃不佞旅雎鳩
幸得同舍郎盧希稷猥以管窺古昔非先秦西漢以上
不稱希稷博學多聞自有書契以來手批幾盡不佞以
其私自語吾其猶鷇之音乎彼其雝然而中六律戞然
而振九皐毋輕一吹以暴吾短凡諸論著苐出而私討
論離合短長相視莫逆時南北交警喜事者競譚兵燹

氣敢言幸得一當戎首鬪者以爲鋭目攝而力賛之及
其成功羣起而議其後不佞陰嘗希稷吾儕固非借箸
材苐絕口勿談毋自及也會遣右司馬平淮寇部尚書
疏不佞從征希稷一笑絕纓公計得矣吾曹職在軍旅
而公諱言之今且行其誰曰無及不佞受事閩海覩
枹鼓者五年味希稷嚮者言乃知所習非所用久之習
而底績失得叅焉希稷量移江西遄護軍治疆事其精
敵制勝卽宿將無能賛一籌所至成功百不一失屬分
宜在事僅遷秩入滇滇師故無良諸夷紛紛竊發滇部
方急希稷悉舉境內委之滇事平僅長黔臬會閒入希

稷行不佞業已避闕入郎楚而貳邦政今上即位奉
簡命巡邉甫閱三時斑白過半先後人言三至輙請告
歸反思不佞嚮者言不幸中矣鷦鷯氏二三君子慰然
擅場其用職也輕則其用志也壹其用志也壹則其用
力也全丈人之承蜩其志壹也鷙獸之搏鼠其力全也
吾爾人者戮力戎事無慮二十年藉令以佔俾易折衝
寧詎無獲乃今奉干戈則勞而蒙訕奉鉛槧則曠而失
時胥後矣爰自家食奄忽一終不佞直以毀瘠居廬畢
廢舊物借曰自強者勝天實限之希稷稅駕海濱其神
愈王手藉故業凡五十卷有苛屬叔子與計偕紹介而

致不佞受而卒業蓋甚慙于成言昔在舍中相與持論希稷尚才不佞尚法合之則以才用法抑或以法用才善之善者也始希稷以文講武旣則以武修文若在師中足當長子不斬法而法不斬才而才語才則爲韓淮陰語法則爲霍去病能事具矣如不佞者直將司一局受一成非楚子玉則趙成安蓋其曲也雅聞大武馴伐夾振乃行驅殿啟胠左提右挈武之善物文亦宜然不佞狎游東南猶幸與二三作者接壘相望卽不能執耳壇坫庶幾審邇齊盟偷而自渝伊誰之咎希稷索居久矣寧詎能近取善而相摩夫也特立獨行踸然空谷老

而益壯其益無方尚父鷹揚寧有出此顧猶取譬于劒首又孰爲吹角者哉

少司馬陸公平寇序

高皇帝法方伯分部而治即有不治則御史大夫出而鎮撫之南贛當吳楚閩粵之交其地險阻其民恣睢其聲敎不相及於是專設御史大夫一人秉節鉞出行部四境乃安　今上即位以來江以西久承平材官無所事事辛酉流賊入江西憲臣有死事者饒平上變謂賊由張璉請亟發兵誅之乃爲師期諸督府兵皆來會張公自兩廣駐潮州陸公自南贛駐汀州游公自閩駐漳

州必亟誅璉毋使為東南患陸公馳赴行部擊流賊於道大破之賊尋遁去公決策王使璉先期而出徒以空壘而老我師非勝算也虎出於柙其傷必多此不可不備璉出必犯漳州第急備漳州虜無如矣既而璉果出漳州失利又遁去公下令無問部士若賊黨有能生得璉者封萬戶予萬金次者封千戶予千金即得罪人貸從勿問乃得酋長郭玉鏡為內應誘璉出戰擒之其次蕭晩於朝曦皆授首部中悉定公獻狀詔拜少司馬其餘爵賞有差當此時游公業已平島夷與行會閩吏民相語曰偉哉陸公之再造閩也江以西始發難其流毒

公文好練何必襲此筆耑

不深廣東財力饒益用武之國獨閩坐困之羣盜充塞山海間抱鼓相聞列郡盡城守矣游公方受事卽有詔命安能越下里赴師期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勢肰也陸公當紛糾之秋冒瘴癘而臨不測之地發縱指示一鼓而殲之卒使游公無狼顧之憂決勝千里賊無噍類公之伐也捷睥睨漳州卽不備長驅而北挾重寇而橫行閩事去矣假令無失其版籍謂有土者何公獨早計虎既逸而檻之封疆之臣蹙幾藉此以逭簿責公之伐也捷謀不軌其在脅從則首鼠兩端使徒援法而窮治之是搏虎而傳之翼也公布恩信遂令反側自安其

卒也夜戈而斃之不啻射隼師不必老士不必危不旬日而告捷公之伐也闔兵連禍結人人自危羣無賴亡魂出而應之不者惴惴然重足而立矣迪伏誅民皆帖席釋之刀鋸之下拯之溝壑之中骨肉而生之非直一手一足之立也公之伐也嗟乎豈徒公之智術足多哉此有由本也后羿之受射其用視專也丈人之承蜩其操心一也當世之士習退讓而務因循頊頊然恐將自及即有緩急將焉用之當瓊初起將易與耳闔中有以

邊計多如此

策干軍門請舉兵誅瓊者格其議不行及其滋蔓其所發不啻什倍之矣幸公任事以身爲將士先滅此而

後朝食此專一之效也正德中新建伯有社稷功其嚮用由南贛起今　上以神武治天下海內晏然視新建之時則公猶賢矣乃今南備日本北備匈奴不謂無事公由此起定武功修文德以輔中興之盛治所謂社稷之役非邪由斯以談非直南贛以兩公重兩公者抑亦自相重矣公當飲至道昆從諸大夫後宜有言鄙人何知饗其利者爲有德公之利社稷者豈不弘多道昆僅得其一隅惡敢緩頰乃若公之所以利閩者纚纚然在道路之口道昆不敏猶可僂指陳之遂次爲序

紫陽書院會錄序

今上改元修先帝之業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郡大夫入新都與詔會郡大夫則以先儒父母之國　高皇帝首善在焉乃令責于守臣其何以奉明詔於是宣上德意務振起儒林其年藉上太常都人士爲盛明年夏進七校諸生畢試之又明年春置諸生高等講業紫陽書院議上督學使者得七十七人則皆造紫陽北面受教郡大夫宣言曰記有之粵無鎛秦無廬秦粵非無鎛也廬也夫人而能爲鎛也廬也朱子由新都起夫非秦粵之般倕乎語文學於新都則夫人能矣雖有良工不廢繩墨雖有良冶不廢鑪錘言專習也自今與多士約

居有廬食有餼則在有司會有期執有業功有程則在
諸文學月終就郡中試則不佼若二三大夫勉矣多士
退而相勸繫姓名第步長籍而記之籍成則以屬道邑
爲序嗟乎世所謂良二千石日孳孳治程書彼方以俎
豆爲匏瓜無問逢掖郡大夫顧獨以文學與吏治多士
幸哉昔仲尼之徒多在魯國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何
斌斌也藉第令嚮用亦將有志乎三代之英當是時回
以爲邦賜以專對由以治賦求以理財視禹稷夷夔暨
乎其後使得見諸行事非徒託諸空言耳由漢以下諸
儒無慮百家至朱子爲之折衷而後衆言乃定于一蓋

六經之櫝詔孔氏之宗旨也彼其及門之士往往在閩越間大都守在一隅猥以吾道爲卬實道合則與不合則非紛紛說辭其於身過何有如使得志直以土鼓而諧八音吾懼其所習非所用也而閩越乃竊比于鄒魯其然乎我 國家以經術論士士一以經術發家若諸有名公卿大夫其功用較然可覩顧纍纍于進單出一塗甚或竊膏沐倚市門幸得一當蹇修他不遑恤及旣遇合將一洗而棄之經術之謂何何論六藝乃今遇搢紳學士與之語回賜退然避席不居與之語閩越諸門人領之而已夫旣高視閩越顧猶沿當世而趨下流非

老駭雅馴

夫也郡大夫奉　天子明詔簡多士而程督之則以多
士務正學操異能斌斌皆仲尼之徒也概諸六藝抑亦
身通乎其未邪石無當於玉而玉可攻麻無當於蓬而
蓬其直三人行而得師者二况多士乎新都山水奧區
其人民士俗郡大夫亟稱之矣多士疇昔自許曾何有
待而後興乃今明詔詔之郡大夫奉而行之諸文學董
之良友輔之猶之鑾和在車執策而臨大道或推或輓
往而不宜夫以鄒魯則罷于周以閩越則錮于宋資不
逢世至今猶或傷之今　天子聖明羣臣求賢如不及
時難得而易失多士念哉當世不患無資顧所養何如

耳郡大夫之爲多士養也本之以躬行先之以經術傳之以修古策之以當特至備矣多士第善自養朝夕相與修之居則樂羣出則戮力得時而駕豈不千里乎哉他日按籍而名曰大夫郡大夫所養士也大夫新都產也朱子鄉人也夫仲尼之徒非直閩越之士也當世亦將多士是賴豈惟郡大夫郡大夫謝曰昔闕洛陽潁川皆居治郡第一潁川以經術著洛陽則以賈生知名奐廷尉多賈生召置門下其後言之文帝乃進用生生以彼其材蓋不負所舉矣不佞何敢望黃霸誠願得士如賈生不佞待罪守臣庶幾可以答明詔善矣至若其志

三代尚友仲尼之徒善之善者也多士幸而出此謂不佞何道昆則以爲長者之言謹書諸策郡大夫姓段氏名朝宗關西人由給事中出守吾郡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自古文學之士往往喜言兵非習兵也居常自負其有人固未嘗奇之於是挾其感憤之氣幸得當事而發一奇焉若漢賈生魏陳思王是已彼抱竽而舍瑟越樽俎而治庖人則怏怏者之爲非始願也河東多豪傑喜兵陳使君獨善文辭未嘗論兵事會更置邊鄙長吏使君得蘭州夫蘭州要塞之國犬戎在西匈奴在北必習兵

者當之主爵直謂使君生河東使守可也使君爲儒林循吏語在部使者疏中余觀使君則彬彬者矣使君遇合非謀議之臣紀綱之役乎哉五十始爲大夫且在西鄙所用非所習謂使君何古人所謂才難非才之難也才而遇合者之難也御人發而國色下陳駑受縶纓而驥伏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固然矣如使淑女必妃良馬必路彼之歌文王誦伯樂者徒虛語耳豈世所希覯者哉嗟乎今之宦學難矣馳驅則賤詭遇則良吾欲以吏事與吏事安可與也游言多和法言寡和吾欲以文事與文事安可與也使得一當要害爲天子守四夷

絕不張皇兵事

即不能繫單于之頸斬月支之頭視彼大而無當者似賢矣漢武帝拓地西北開張掖酒泉諸郡諸將有尺寸功者侯之乃今諸郡之繫於蘭州猶綴旒也守者能附衆威敵固吾圉以備不虞即不侯其功非尺寸比使賈生陳思王在寧詎無意乎秦越人以禁方游列國其爲醫屢遷然列國之人遇越人者無不生活其業精也晉以詩書將郤縠豈必習兵使君晉人何讓郤氏茲入秦則越人之爲小兒醫矣往使君病瘧七日始痁瘧方甚臥內誦備邊封事亹亹數千言大要皆西鄙事兵家不能道也其後五年蘭州之檄且下然則使君之勳業其

將自西起耶使君西矣

送劉使君東巡序

御史大夫言部使者按山東及期請代臣聞自河北及山東不雨民多流亡願得才御史遣之臣徧觀所部諸臣宜莫如劉御史于是御史受詔以單車赴山東御史所善客過高陽生相與論山東事高陽生曰自有虞氏東巡狩首事岱宗山東多王者之跡其民洽于仁義閑于禮樂豈不泱泱乎哉然海岱之間其地利足賴故齊得什二則自古稱之國家並建兩都懸衡以繫萬國山東東望碣石南望秣陵益心腹之奧區轉轂者之門戶

有司以覔改御史以權

也六郡良家子大都習騎射結客而游乃今年穀不登其民易動當事者爲重地計則以御史君往耳客曰公將爲御史君決筴者何高陽生曰自天子不巡方而使者出然則使者之所事事天子事也天子以威福馭天下議爵賞詔黜陟議刑獄詔士師使者監方伯部中以一人任其操柄其權重矣假令席威福之權而操下大急則諂事者至一切以遯心應之及畢事而釋吾權且從而議其後抑或多所假貸浮慕長者之名卒之衆悅而名章高位可坐而致蓋善仕者之爲也夫巡狩之事載在王制者可攷而知務在糾察諸侯修慶讓以明好

惡而已乃今慶讓在　朝廷而科察在使者即使人得
以干其操柄科察廢而慶讓不行其何以佐百姓　上
方用言官議　詔執憲察有司賢不肖狀籍其最甚者
以聞於是聞者兢兢願自洗濯以避咎譴夫使者奉
天子約法蒞方岳以臨百官乃若譴舉有司固其所夙
夜者也顧令善或不章惡或不癉至煩　天子之慮而
以　明詔詔之使者之任職謂何耳夫嫠猶恤其緯況
天子紀綱之役乎哉願御史君無失使者權山東幸甚
客曰僕聞山東饑民有菜色願與御史君休息於寬政
何論權高陽生曰若客所言則良有司事也昔虞帝子

如貞五穀似亦不必駔會居間

民如父母豈不孳孳拊循哉其覲諸侯一以削絀加進爲務主權尊而民治起矣譬之牧馬圉長察馬之肥瘠以課圉人之勤惰即日月一至勿牧善而馬肥假令語圉人之不共而以身攝其事則一馬飽十馬饑矣故知牧馬者可以牧天下去其害馬者是也此安能去權哉客因善僕願爲紹介請以是效之御史君

送蘇君攷績序

高陽生曰今之用人猶市穀也市人貴稻而賤黍稷以稻爲市幸得駔會居其間雖莠稗必售如其以黍稷往而莫爲之先談人且目攝之矣夫五穀之樹藝同耳薦

宗廟羞王公其所用者同耳而或貴或不貴則世俗使
然然亦詩矣夫既貴稻而重賈之妄用黄稗彼其生也
與稻同登者也卒之驅會爲政黍稷不售而彼售焉詩
之詩者也今之仕者豈不然哉夫仕之取重者兩端上
之則天子所籍次之則鄉國所籍者也上之即得中材
往往自致青雲之上其次則多所菲薄芸什五而貴一
人焉此稻黍稷之辨也顧彼善仕者借資以干進率以
黄稗而冒嘉穀之名於是斗筲之人寧爲黄稗無爲黍
稷益靡然鄉風矣乃若俶儻瑰琦之士不貴則已寧詘
能委蛇蒲伏而干驅會者之權乎蘇君以少壯入官彼

固將有樹也上多其治邑且召而用之然竟不利旣
又多其治郡遷度支郎然復不利而一時同事之士翩
翩乎千仞之上矣蘇君旣以治行見知於上世人弗
察猶以爲黍稷而目攝之此其耳視者也余觀蘇君伉
直庶幾類汲黯爲人如使其委蛇蒲伏幸而求前有裹
足而逝耳蘇君居楚當攷績且將載牘往焉客謂蘇君
君無往也君治百里者二治千里者三部使者列君狀
以聞章二十上不爲不譽矣乃今移官且三年而拓落
如故君未嘗先所往也能先所往不往且來不能則往
猶無往耳蘇君謂否余惟不能以至于斯乃今則欲以

將母行非于澤往也比者吾鄉不甬鄉人白日爲盜掠
縣中吾母春秋高非吾往且不能安桃項吾所以来者
徒以母命不敢廢乃今幸而畢吾事且得奉母歡吾往
矣斷酒白首餔糟而朽將安用之嗟乎今之趨世者如
趨市門亦相顧而化耳貴屨則踊者爲屨貴踊則屨者
爲踊何有特操乎哉自蘇君從仕二十年曾不得志終
身奉臣子之節綽綽然於進退之間賢矣賢矣夫卜式
不以巧宦而終譽汲黯不以淮陽而隕名郎君以此始
亦以此終君蓋有足多者　上方弊郡吏之治當事者
歸而更之今之市非昔之市也藉令君不往善賈且至

況往哉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汪道昆曰方叔子豈不遂遂躬行者哉其涉世何跉躃也始遷度支郎則以故東平當下吏蓋殭事耳部使者報曰高皇帝法公罪遷官勿論乃不逮故東平而度支籍業已削叔子名代者入舍朞月矣憾者猶然不舍蓋三歲而後論定復其官嗟乎屈賈不得志于楚漢則直言高論為之菑叔子遂遂躬行何跉躃也客問叔子狀叔子謝曰上督過殭吏連逮匿其言必逮者明詔也言不逮者王章也兩端各有所當于余小子何

泰然

慫德耶留滯都市長者時時下車存之則閉戶繙書意甚得夫耿介者多忿悁之節朝聞命而夕飲氷若屈賈是巳叔子人羿之彀中其得免者天幸耳居常訢訢罢慫德勿問豈若是褊心者之爲乎要以楚漢卒行其間屈賈抱憤終焉乃今公卿大夫猶能乎叔子于朝憾者義格則其所遇視屈賈賢矣叔子諷行抵鄉大夫受箋曰今日之事豈人固求多於不佞哉不佞獨行推當世之罔固其所也今行矣願聞繩墨之言鄉大夫曰楚人得和氏璧以爲石也三抵之及以璧聞莫不按劒相眄矣叔子曰善吾寧玉質而石章曰秦豕爲酒禮成而不

亂得矣惡用玄酒而汙尊叔子曰善吾寧設醴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無求備也寧爲尺矣能復爲寸邪叔子曰善吾寧舍短而從長道晁進曰歸休乎大夫叔子免矣

只文以高自標取勢善舞

論

善仕論　　汪道昆

舍人命郡中無善士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纍纍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中用事者之驩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袠不裼且傴僂若不勝衣而公木彊三也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其心所憎則堯可非也所喜則蹠可譽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翳而居省括而釋亡能出其彀中

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㿈疣也況五者哉伯子曰固然則將割㿈疣而修我疾㿈疣則生割則死㿈疣不猶愈於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惡駭國中吾不幸而㿈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扱袵饋節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向帀門而張惡聲也舍人笑曰嗟乎唯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傳

戚將軍傳

汪道昆

敘將軍節
特爲出色
亦識大法

故戚將軍景通字世顯以孝廉著其先定遠人 高皇帝初百戶詳從西畧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斌生珪珪生諫諫生宣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宣無嗣有弟甯寧則將軍父也將軍生六年藐焉孤矣母閻年二十四稱未亡人將軍頎美類梓潼既壯長幹修髯類關壯繆將軍當世其官始奉檄歸拜母堂下母泣曰未亡人忍須臾毋死蔑爾父烝嘗不自意席故資爾有今日爾惟夙夜無忝勉之將軍唯唯 武帝即位將軍部戍

此等語甚俚

卒踐更京師居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時同官王梁爲部長數移訟牒將之佐客資將軍卻之卒不受陳諫議嘗於將軍爲婚姻適梁意將軍謝曰士方累足出門志在千里不跬步而失足卽咫尺能乎中貴人劉瑾有逆謀結納豪傑陰遣人遺將軍席帽約曰某日難作著此者爲劉將軍佯應之旦日爲黄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以赴不測瑾敗乃還　武宗召見方士鍾生百歲人也善將軍授六壬遊都之術會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將軍將數十騎微得其與姦民出入狀跡琪夜至伏起姦民舍旁遂禽琪餘黨

悉下頃之劉賊起河北横行山東將軍受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母元日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以賊衆我寡柰何當賊鋒將軍策曰彼卒遇我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前驅郤遂奔北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城門啟閉如常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將軍以遊都占之吉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内先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將軍譙責曰偉哉國士其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之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邪數從騎士過沮澤中幸將軍先下於是騎得

休其餘力遇賊輙有功既釋兵則以軍政掌印名實日起行部者舉孝廉以聞無何歷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蘘卻羨餘比輸太倉不中計太倉故有鬻籌之弊客以告將軍將軍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一以勿欺爲務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尋對簿度支罪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閔將軍以廉抵罪懷羸金三百將餽之憚將軍嚴屬王從事春爲介紹春曰極知不欲彼羸金耳公何辭將軍笑曰吾以勿欺受罪顧納羸金欺甚矣其後當事者白將軍無罪復其官京師人咸動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倚重之將軍謝曰先世故姓倪載

在黔府郎欲自附璽書之謂何勲業之然卒未有以半
也今上八年將軍拜總督備倭之命會有司上母閻氏
貞節狀詔表其閭九年陞山東都司僉書十三年陞太
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將軍爲植不踰月
而告成大寧故設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蔡指揮
以賄干進將軍乃言安榮後竟補榮榮奉百金爲壽將
軍目攝榮曰吾薦賢故薦君君以此相加則吾薦者非
也榮慙而退蒼頭戚漢以警敏幸使之應門罪吏囊三
百金抵漢漢言之將軍將軍怒曰狐裘羔袖人其謂何
輙持杖追擊漢將及之庭吏伏庭下謁曰庭也乃還十

四年奉詔坐神機營則母先自大寧歸矣居有頃上書請歸養母餘年詔從之仍支奉山東以便奉給將軍自首予舍事母愈嚴每上食率諸子女弃匊母前卽不當母心蒲伏受罪母有疾夜叩北辰請以身當之比居喪卽步連不啻也斑白始有子操之嚴初長君綦履過庭將軍大訴曰童子無知何爲綦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饕卒伍以自封難爲後矣旣而知其外氏所遺母所命也卒裂其綦履勿著乃罷之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工爲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公語長君公子將門請益綺疏十二戶長君以

妙語高潔

爲請將軍叱曰吾幸有先世之敝廬足以奉宗祐使吾無得罪於先迺爾其猶聚族于斯不然此且不保四戶足矣居常斷斷取予不問家鄉人私語曰孝廉孝廉何以遺後世將軍聞此語也呼長君問曰繼光爾以吾果無所遺者乎則憾憾者乎顧吾遺爾不貲貯之帝所富甚矣長君頓首曰大人所遺高高在上吾何患盜焉季年晝策備胡累數百牘書未奏且有所待之其後趣長君受職京師設祖郊外執長君手申命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之長君躍然起曰兒當求增何敢輕用諸賓客皆諤諤不知所云及長君留滯司馬門念之甚無何病

作呼長君不鹽口如有所欲言病既革猶問吾所上備
胡封事　上納之乎其未耶既襚舍人蕭昂納褚幣袖
中將軍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索我錢悉
出之乃瞑家徒四壁臥內僅一木榻猶不能存傷哉廉
也將軍聰明正直往往通於神明少乘舟涉楊子江昏
夜風大作將軍閧呼輒起起視檣端隱隱有光乃大呼
同舟極走登岸不旋踵而舟沉矣且日同舟皆叩巫者
巫者告曰公等二十曹幾葬魚腹賴孝廉將軍在乃得
全將軍雅不喜言鬼神辯之力巫宜言曰毋多言吾爾
曾大父珪也于是歷詰曾大父軼事巫言之詳且曰後

二十年公等復會曾孫於此及任江南把總卒如其言嘗提兵過萊山其上祠秦始所封日主未及一舍聞異異香故隣嫗周氏伏謁馬前請犒從事自言嫗子病禱于祠病已陳牲二筵將以爲報夜夢神謂嫗曰朝有孝廉將軍至願持此以餉鴈行故敢逆軍吏耳師事畢將軍勤石紀之曾橋故有異人言禍福皆驗下帷而通賓客毋敢窺其中將軍自通姓名褰帷而入異人據槁木衣褐衣相勞曰將軍端人老夫無所隱耳嘗省將軍都示將軍方以母病爲憂異人請往視之還報無恙問息子則曰此非吾所敢知明年朝會茅山當爲公祭早晚

矣如期復至賀將軍公有丈夫子二人第暹遲耳後此十三年戊子閏十月朔家子始生老夫紀年八百歲矣願乞家子為弟子名曰長壽公許相忘及舉長君悉如期日再舉次君繼美後長君者五年長君歷著戰功為東南名將第一今任中軍都督坐鎮浙福江廣諸軍詰贈父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如令甲汪道昆曰語怪語神聖人懼以此疑後世故不道余觀戚驃騎之奇迹質之黃石赤松之說何疑邪留侯五世相韓以其身事高祖及下疑傳國驃騎憑五世之業藏其用以啟後人煌煌乎烈矣語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其驃騎之謂乎

學而雅古
文家正欸
直則泛駕
策出汲

江山人傳

余觀作者之汙隆一稟於風氣自漢下逵則緣世屢遷譬之晷日卒于不振　明興驅左袵而反之正藝士奮起依憑出日之光軼輓近而稱古人斌斌然盛矣然皆三河齊秦之產而江淮秀異亦稍稍肩隨之其彊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由古以來文獻足述顧今之學士大夫率高視一世其言不軌于先民善乎山人之言曰吾鄉多泛駕之材使閎輿衛皆上乘也山人在諸生中輙有志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壹意修辭嘗讀史慕太史遷爲人作而歎曰丈夫不

能周游四方友天下之士徒抑首蓬戶享其敝帚將爲遼東豕邪于是操舟東游登禹穴入剡觀海潮浮于五湖問闔閭春申故址遂杖馬箠之秣陵朝故都馬入郢聽歌郢中登高唐泚雲夢而下其游知交傾東南之美矣既還郡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驩山人挾一騶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善者輙胠篋發策喜人彈射其文尤能推轂後生務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帷讀書即家人治生業紛糾萬端不爲亂其精如此山人故多病乃學養生爲軒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切從事不遺餘力蓋天性也客見山人其藁若干卷請曰自

民瑩號郡中而多士響應願揭旗鼓徧示之山人謝曰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藏之名山示知已者世儒紛紛務懸書以侘海內何爲哉璀徒誦法古昔自託於無能之天柰何得當諸君子惡用暴巳之短邪客退語人曰汪叔子猶務深藏彼握燕石而冒玉名徒豪舉耳

汪道昆曰山人善聲詩尤長于古體夫詩書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昌黎及推尊杜陵不啻日月予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麗之習而陵進于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開元爲盛夫持漢之三尺畢疵六朝敢不受令唐削雕爲朴而體益卑卑猶

之秦人聞新樂。端冕去之。乃拊缶嗚嗚爲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侯於杜陵。及爲古詩。且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若山人之長言大都取裁魏晉行年五十猶亹亹不衰千載而下吾郡有山人矣山人質行較著往往可書顧予材薄無能爲役山人方以論著顯故特書其大較

汪司馬集一篇文字又有來歷又不剿古

紀畧

北虜紀畧　汪道昆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所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强也甘肅邇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囘一曰兀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爲夫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剿矣弘治末虜之强臣亦不剌醯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番族帳族帳舊有　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

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叅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剌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剌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度古浪峽穿黑松由入西海代之亦不剌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為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為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峽之中無寧日矣其二弟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侵也娶兎刺之女至是死三子曩台

吉等各分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
欲蒸瓦剌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
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
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
內攜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侈淫縱部衆亦
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黃河東不過蔽獨石
嶺潮河川所遶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衆男女老弱不
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於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
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
荊關東至永寧四海治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鴈門

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潞然臚朐滹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緣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墻子嶺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塘嶺曰馬闗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墻則諸華夷人之逋逃者曰陳撻頂色稱兒何犇豆兒磨之衆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牧山深險無如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遮

之也中國置墻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以東置墻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廻遠而難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朶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哈哈赤又東曰喜峯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遼澤受東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淖泥常以三冬春初氷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搆熟夷得千人自爲部長常以父事趙參將傾葵數爲盜晨起必斬二人以祭

旗率以為常其惡甚於哈舟兒陳通事等也虜中大校如此其名目可徵見者今列於左方以備参考云　虜酋名目

小王子打來孫罕

俺灘阿卜孩 大虜首在大同邊外

把卜孩 熟夷古北黃草川

虎禿孛賴 朶顏頭目近邊住夷

吉囊 在黃河南死有三子曩吉台吉青台吉黃毛台吉

虎喇哈赤 大虜首在遼東邊外

那麻真 遼東熟夷

紅臉孛羅 泰寧衛在大墻住

捨力木 泰寧熟夷

倘孛賴 花當達子頭兒

伯言哈答 此乃虎剌哈赤尋殺之人

達火通倘不囊 俺灘部下小頭目

阿兒禿 夷首

哈哈赤朶顔都指揮　司吉囊夷酋

穩克兒朶顔部下頭目　兎撒荅通事在大同拙

丫頭智脫脫部下夷人通事講開馬市者已被擒獲

辛愛把都兒俺灘子　花當荅子在遼東辛愛外父

把把遼東住夷　花當駝立近遼東夷首

把禿差用夷人　把禿賴兒其子辛愛婿也

討不賴花當部夷　我包阿卜叔遼東達子頭目

祖兒在把都兒部下夷　哈喇夷首

伯顔帖忽思朶顔都指揮　引燒卜朶顔夷首

安灘的即俺灘亦呼俺荅　虎剌大阿卜戶夷酋

背馬台吉 獨石邊外虜首子

阿剌處台吉 小王子部下

青台吉 小王子部下是吉囊子疑有二名或俺荅借名以脇我

納林台吉 小王子部下

更十揆台吉 夷首

錫剌台吉 夷首

把都兒台吉 夷首

晃林台吉 小王子部下夷首

各台吉俱吉囊部落蓋俺灘輩借名以脇我耳

碑記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汪道昆

薊門故未有督府其置督府也自嘉靖庚戌始諸督府故未有功其著保障功自少師楊公始密雲故未有祠旣去而生有祠也自楊公得代始故未有行邊使者乃今遣大臣至自不佞道昆始壬申大閱不佞奉使薊門首事密雲則督府治也憑軾而經北郭少師楊公祠事在焉不佞釋轡下車徘徊祠下進諸材官諸父老問公故督府狀纚纚數千萬言不佞俯而思仰而歎也嗟乎吾故知督府之難乃今而後知薊門之尤難也薊門難

矣乃今而後知楊公之獨當其難也頃自　先帝即位虜寇灤東則自東南召文武大臣入受鬮事在事者委身戮力日請便利行之於是嚴責成分部伍矜保界繕亭障明間諜察虜情程功能作士氣乃今戍守相望輪番相從車戰有營火攻有器以此而視曩昔何論徑庭彼其內乘積廢外切積威一旦與之更張庶幾敵愾是難能也要以　穆考端拱於上從諫如流三事贊密勿於中筴邊事如指諸掌言入則無不利令出則無不行卒釋群疑壹歸國是此今日事也庚戌不戒法當事者狗市中虜旣飽歸將歲一陷以饜其腹小入小利大入

六文鍊而漸入于態論亦易徹也

大利莫敢誰何　太上撫劒而視邊臣一不效輒傳詣
者法柄臣子方用事非入部曹郎出錮鏤重以發言盈
庭掣之肘而代之割者何紛紛也夫以不律之師禦方
張之虜蒙不測之罸抗無厭之求狃不詢之謀執輿尸
之咎跋胡疐尾雖狼顧且不遑此疇昔事也今日之事
將能而君不御故易爲功何以故廟筭勝也疇昔之事
孤立而患多門故難爲力何以故廟筭非也今日之事
自中主之此非真督府能也非真將士力也　聖君賢
相之訏謨也疇昔之事自中制之即智者不暇爲謀勇
者無所效力矣吾故曰少師公之烈也諸將吏然疑者

半藉藉有後言以昔視今虜不敢謀地不敢備其難均也乃今視昔有間矣無寧右昔而左今嗟乎不使嘗從公等獵塞外矣虜衆猶犬羊也其猛噬猶豺虎也跳梁猶禽鹿也犬羊衆矣吾其鞭撻而驅之牧人事也豺虎猛矣吾其格之搏之有力人事也鳥舉而鬣至難制矣吾其罻弋之網罟之佃人事也君猶天也其明日月也其威雷霆也雷雨時作雖日月不能不晦冥閃忽交加不及掩耳當其晦日月安足恃哉柄臣挾上行私猶之乎旱而魃也猶之乎稼而蟊也潰中而擁下奚翅豺虎禽鹿犬羊由前而罷者若而人由後而誅者若而人豈

其力詘而智单無亦機格勢禁故終不免楊公中立壹以身狥　國家避徑竇不由絕苞苴不入郎文武具足業已結　太上之知彼其自君側而虎視公不忘逐逐危可知矣于時虜大舉薄大水峪直將襲故智乗之虜塵蔽天連數百里金五吾緹騎日數十至接踵以審聞大璺方睚眦公幸不保以自快公登陴冒矢石親將諸將兵扼虜衝一虜先登斷臂而墮虜大沮尋叉尾爲首擊其東公業已還主將先由間道備之嚴虜不得逞夜募死士以火攻虜虜乃咋指遁歸明年寇馬蘭峪乃復剏去由是　太上傾心嚮用四方有事率倚辦之揭日月

而收雷霆彼其爲魅爲蟊終不得間大都天佑明德賚
以不二心之臣人力宜不及此故今之所易昔之所難
今之所優爲昔之所不暇則其所遇者殊也諸將吏唯
唯則以使者得專紀述願旌公伐而勒之碑公在端揆
不佞爲公故吏其知者謂不佞爲考信其不知者謂不
佞爲市交藉第令碑之碑故以公重抑將以不佞輕矣
及公得謝諸將吏請如初不佞謂公以老成而繫四海
之安安車旦暮且下居有頃則以襄毅易公名邉人申
請者三義無所避惟公以功貫寇勳府直將饗太廟書
太常薊門特舉其一隅無庸不佞纉法以勞定國則祭

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祭之乃今生有祠死有祀上
之不愧尸祝下之不愧碑銘矣遂勒之麗牲之石而系
之以樂章　建玄鉞兮受彤弓過冠虐兮三輔東都元
老兮繹膚公渥周澤兮九州同甞上國兮綏華戎釋東
顧兮紆重瞳最圻父兮尸元功留賜履兮表敘宮英勳
勃兮氣如虹駿奔走兮萬夫雄儐俎豆兮伐鼓鍾靈之
來兮驅長風辟蚩尤兮御豐隆森象衛兮雲鳥從紛來
下兮集高墉　右迎神　援北斗兮挹上尊鼓吹雜兮
鐃歌類陳部曲兮昔所敎緬折衝兮儼若存誾合終兮
寂不喧鼂文履兮歸華軒懷舊服兮湛新恩捐遺策兮

翼後昆日云暮兮羣靈奔經太行兮宕崑崙陟帝所兮
開天門宣沆瀣兮協絪縕粒下土兮藩中原韃靺臥兮
京觀騰貢騕褭兮效瑤琨來萬國兮叩九閽歷千禩兮
奉至尊 布送神

肖堪偕老
尚何忍死
以待夜歸

碑

勑建愍忠祠碑　汪道昆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狗國家報知遇耳侯嬴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郎署率有味乎其言無何公出為江西按察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輟投箸起也曰虜鼓行而西殆我不備不蚤計謂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

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五狥軍中旦日陳如前公從軍中鼓之進賊數謂官軍怯亡鬪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鬪諜者謂賊張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亡能以一矢相加遺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師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鼓將死綏業在行間義不避死于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勃躍馬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亦一人死公脏脇中槍者二左臂中矢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冉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訃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不食保母諫曰王死長郎君宜未卽知脱自太

學來奔宜未即至母第自決其誰歸王喪淑人以爲然乃强食公喪至歛淑人絕口不納水漿所親率以太宜人春秋高諸孽子未立爲淑人請淑人曰適子曰嚌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畱而父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卒不食越五日死部使者遞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祿寺卿廕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視周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春秋並祠嗟乎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眞丈夫事淑人婉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皭然與首陽爭烈即女丈夫無論已乃

今列在祀典廟介鄉國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翼然而趨俛然而式即田夫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顏悵悵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偕老爲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后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狥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也顧余不佞亡能爲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由勒諸麗牲之石且爲樂章三闋授井歌者肄之其辭曰

服兩驂兮采蚪陟帝所兮周遊倚閶闔兮矚九州盡歸來兮棲故丘要務咸兮歌且儛把瓊芳兮懷椒糈荃何

爲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　右迎神　春雨兮秋霜列藉兮華堂星熒熒兮在戸靈翩翩兮來下陳上尊兮搵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鍾采連理兮木末羞比目兮水中忽若近兮倏遠我心勞兮忡忡　右降神　牛服箱兮女織襦濟河漢兮吹參差乘迴風兮駕修阻願終老兮河之滸操橐籥兮陰陽參太乙兮平章延停衷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右送神

滕王閣圖記

盧柟

柟少聞南昌當吳楚雄鎭而滕王閣則俯瞰西江延引甌越瑰瑋絶偉爲東南樓觀第一及讀王韓所爲賦諸所稱引益竒常自語以爲當及壯游往覩造物之妙於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柟坐傭奴事繫獄秋九月廵按監察御史樊公白其寃平反明年殷公追寘之大辟由是愈益錮其身不得之南昌觀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公以明進士治濬加恩囚纍柟法少寛因市諸所蓄故物得畫一卷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傍莛連房阿觀旋

室娕軒離擔荷棨戟脊翔翥於霄漢之上怪石幽篠危松蒼然護朕屏障俱點綴人物山水圖書象態星露咸極巧麗獨恨僮僕數輩不可役使黄衣客兀然吹笛無聲焉爾閣陰穹山嶄嵓橫碧黛綠騰赴環抱流泉瀐沃會爲洲潏石衣蘋藻委靡悠然而可賞者是誠天作地藏以助茲閣爲天下偉觀者也於是撫卷慌忽若失縹緲栩栩乎若馭雲軿而超越江漢飄飄乎若遺浮埃之表搏扶搖而游覽於閬闠也及即曩昔王韓所爲文賦不誣而惜亦得覩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夫滕王閣輙未之見所傳圖畫又未知眞得肖其形與否今

遠喜躍爲慶幸如是設使俯誠得一凭覽盡江南臨觀之美即當乘元氣遊六合灝乎長往與世相棄豈直今日苟活爲僇囚依圖牆浚則而已耶俯幽拘多感每戍卒更籤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游宦業美田蠶園宅今丘墟矣或曰某見其服輿刀鼎彝器權若州縣盜售之也或曰噫某亦矣其子孫不能亨有富貴窮直丐也嗟乎俯待罪七載視猶瞬息斯世已有滄桑變遷之意而滕王閣獨淹蔑吾廬無聞於縉紳士夫是不幾昧於天道往來消息盈縮之理與假令斯畫爲匪人有不過資覆瓿之具抑安知是圖清淑之霧於俯無蚳而吾燭物

之智不見晦於滕王閣也龍川孟君思才儁豪爽尤深畫理於柟齠齔友善因持軸語之曰是宜與君即柟不幸歿君可日哦其下以慰吾滕王閣之思幸而見原則吾與君觀天下形勝登會稽涉彭蠡泝洞庭越衡陽臨漢水以望方城獵雲夢窺荆門下岷江還行淮海之間黿鼉所隣蛇龍所居歷幽顯崎嶇之觀以求所謂滕王閣者周章而徧覽之柟雖駑蹇尚能爲君歌咏其事舊所藏圖畫烏足爲之羨歎云因戒之曰去汝好適孟君家待吾考訂姑作記與汝別

文

詰博望侯文

張邦奇

博望侯張騫既失侯爲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歆動上心得復使焉以爲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詰之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爲富貴是覦而捐其軀越棄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險很同兕貙羆莋昆明心性殊西夷越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已愚西方昧谷日所匿陰霾昏黑視莫覩崎嶇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迫塞懸度天設陁下臨溪谷峻若壁殆而一跌骨細礫君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狂笑跋舞喜而

兄與弟怒而豺與虎西域之獸大狗封牛唁唁牟牟獲
猊挑扳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
焉不可以為恒也昔也君嘗一使顛躓艱危更十三載
而奔竄以回百人去一人來君胡不自恤而復求使為
卜式輸粟居九卿相如獻賦身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
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為明邪今夫中國之民破
產就居鬻妻棄子饑殍相望寇賊蜂起沃壤不賦大獄
不理棄而徹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翠翎象
齒犀革大卵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
求之誠損何益剖身藏珠入謚為愚彼之所殘僅邇一

更作鑿空留題

軀而況儆身與家與國之需以覓侯封厥愚何如嗟來博望乎君旣苦其身又失其所以爲臣亦獨何樂哉而爲是紛紛於是博望侯泚額赧顏若眩若迷拳手謝過晚而忸怩然慼溺已深終不能改其所爲也自是之後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咎於爲之鑿空而其途不可塞矣悲哉 此篇爲附劉瑾者作

與可為道
毀學佛者
作一針砭

墓誌

楊黼先生墓誌

李元陽

楊黼太和蟠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膻味工書善篆籀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為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顧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

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下桂攄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掘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研滴既乾欲下取水研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為孝感所致禿筆盈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為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為傭以營葬葬畢入雞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既八十

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之信以爲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棺殮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自稱名曰楊黼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驚呼曰爹回來也遂不見蟠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營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先生在送半途棺墜蓋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堯樊龍舜冲舉顧非

吾儒之宗祖乎予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爲之立傳

墓志

左長史南溪孝子趙公德民墓志　李元陽

公諱德宏字有容南溪其別號也先世爲蒙部人有趙鐸率者於公爲始祖後有諱堅者生連連生護護爲鶴慶路知事陞北勝州判官酷好清淨辭職不赴作菴以居遂爲鶴慶人護生春春生應應生敏敏生達贈奉直大夫配李氏封太宜人生公公之少也家甚貧所居隘陋公能勤儉增拓居室以安二親父除江西按察知事奉差入京病瘌公日嘗糞初覺糞苦既而甜知病且不起慟不自禁及父卒假貸營殮偕傭人肩柩以歸跋涉

有疑獄但患不留心細訪耳人不思細訪而第欲於兩造時覊中証藉綫刑期白

萬里無一日輟傭人見其書生任勞為之感動既歸廬墓三年朔望日回家省母省畢即歸墓所墓鄰獷夷豺虎交跡寂無人到忽有一白犬來守其廬郡守汪公標聞而異之躬至墓所慰勞饋贈有加焉乙亥服闋丙子領鄉薦巡按御史唐公龍廉知其孝自慶得人因以其孝行上聞榜其居曰孝子趙氏之門謁選授順慶府判府有疑獄三案皆死刑久不能決公至郡守輒泪之使訊公一訊而決洗其冤者十餘家會歲歉賑濟公設為方畧全活甚衆掩瘞暴露無間遐邇巡按御史邢公特薦大加褒美臺省奬勵之使相屬於道三年遷澶州知

川公初至惟以備荒爲志凡贖鍰自一錢以上者令貫
粟貯倉居二年得粟萬八千石明年蜀又大饑死相枕
所以救荒在平日不在荒年
藉潼州以發倉得免州地數十年莫能築公謂倉廩雖
充苟無城郭民誰與守遂力主其議躬率畚鍤糾惰奬
勤朞月而竣事先是凶歉之後民半轉徙公至能勞來
安集復業者日益衆州當衝要走遞馬役大爲州患官
損其名民喪其業公於州門作廐六十楹聚馬而飼之
以次輪役雇直革吏弊緩民力即馬畜皆得調適之節
民大稱便州之三溪口富谷并諸處盜賊依山阻險拒
捕殺人其來已久公至設保甲立社學四十餘所親至

其地開諭善道不旬日諸盜自縛渠魁而來敬聽約束自是境內晏然嘉靖十二年蜀滇二省土夷爭界撫按以公素行爲鄉評所推遂檄公勘治有土舍高鵬者以白金八百兩爲饋公力拒之土人愧服遂各吐所爭地兩省僉加獎薦由是聲實益隆矣方陞點河南僉事會慶府缺長史今上方重宗藩而慶府宿膺眷注銓司愼輔導之任因以公爲左長史公至以本藩舊事奏聞勅放藩宗寧家者六十人公爲長史六年乞休之疏凡七上竟不得請庚子丁內艱慶世子親賜弔慰諸藩宗戀戀不忍別雲南巡按御史包公節白公貲再旌其門

曰孝廉公爲人樂易正直與物無忤官轍所至僚吏士民無不傾心初在潼州還勘爭界事時百姓恐其長往相率二百人詣撫按保留扶老攜幼不遠千里若孺子之念慈母何其得民之深也詩曰有斐君子民之不可諼兪斯人之謂與